

《毛詩序》四始考

王清淮

四川大學中文系

司馬遷在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中說：「《關雎》之亂以爲風始，《鹿鳴》爲小雅始，《文王》爲大雅始，《清廟》爲頌始。」這是早期有關「始」的釋義。其後成伯瑜補充說：「周、召二南，國風之正始。《鹿鳴》至《菁菁者莪》爲小雅之正始。《文王受命》至《卷阿》爲大雅之正始。《清廟》至《般》爲頌之正始。」¹成氏發揮司馬遷之說，把「始」訓爲「正始」。其實司馬遷所謂「始」，祇就《詩經》的編訂次序而言，可能沒有特殊的含義。而且，他也沒有提出四始的說法，後人顯係附會。司馬遷死後百有餘年，才有《毛詩序》。因此，《毛詩序》所說四始與司馬遷的四個「始」本不相干。朱彝尊說：「二南之始《關雎》，雅始《鹿鳴》，頌始《清廟》，皆魯太師次而錄之者。」朱氏是依據《隋書·經籍志》作此結論的。《隋志》並沒有明確提出「四始」的問題，祇是概括解釋自上古至「幽厲板蕩」的詩歌發展脈絡，便於太師收集編訂而已。今人以「始」與四始同訓，顯然誤入歧途。

《毛詩序》作者衛宏（從范曄說），東漢初人。少從九江謝曼卿學《毛詩》，多得風雅之旨，於是作《序》。時正值讖緯之學昌盛，衛宏以及後來的班固、鄭玄諸公都未能免俗，而於著作中採入讖緯之說。四始便是衛宏從讖緯中移入《毛詩序》的。

《詩緯含神霧》說：「詩者，天地之心，君德之祖，百福之宗，萬物之戶也。刻之玉版，藏之金府。集微揆著，上統元皇，下序四始，羅列五際。」把四始、五際與元皇並稱，可見四始地位的尊榮。四始、五際密切相關，讖緯書中二者往往相從出現。《說文》：「際，壁會也。」段曰：「凡兩合皆曰際。」《詩·菀柳》鄭《箋》云：「療〔同際〕，接也。」際，就是交接更迭，包括人事交替和政權更迭。《詩緯》中的五際正是政事、政權更迭的意思。《詩緯汎歷樞》說：「亥爲革命，一際也。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，二際也。卯爲陰陽交際，三際也。午爲陽謝陰興，四際也。酉爲陰盛陽微，五際也。」這是一種強烈的暗示：天下非一姓、一帝所有，隨時可被取代。王莽代漢，正是這種理論的具體實現。兩漢諸帝後期屢次改元、改曆，實行董仲舒的所謂「更化」，

1 朱彝尊《經義考·詩一》，卷九十八，頁一至三，《四部備要》本。其他引文未注出處者同。

以應「符命」，也正是這種恐懼感的體現。政權被取代的危險期，就是這「五際」。《詩緯推度災》說：「建始五際而入節通。卯酉之際為革政，午亥之際為革命。」《詩緯》說：「十周參聚，氣生神明，戊午革運，辛酉革命，甲子革政。」² 革政，也就是所謂政治改革；革運、革命，卻涉及國祚的安全了，難怪末世帝王畏懼讖緯。明人孫穀認為這些讖緯是京房、翼奉之流製造出來恐嚇帝王的，我看大有可能。

五際既明，四始隨之可釋。《詩緯汎歷樞》說：「《大明》在亥，水始也。《四牡》在寅，木始也。《嘉魚》在巳，火始也。《鴻雁》在申，金始也。」取四首詩與四支相配，是謂四始。這與五際相同：「卯，《天保》也。酉，《祈父》也。午，《采芑》也。亥，《大明》也。」（亥重出，以足五數。）孟康說：「五際，卯酉午戌亥也。」四始、五際相聯續，意指卯、酉、午、亥（戌）之年、之月、之日、之時，是革政、革運、革命的際會，革後便是新的開始，所以「亥，《大明》」既是五際之末，又是四始之首。讖緯製造者選取哪幾首詩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們借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。讖緯的玄妙精微，大率如此。

《毛詩序》說：「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。」詩的功用，就是把革政、革運、革命的結果用歌唱吟咏的方式告知神明，以示成功。《詩緯》「十周參聚，氣生神明」條原注：「天道三十六歲而周也。十周名曰王命大節，一冬一夏，凡三百六十歲一畢，無有餘節。三推終則復始，更定綱紀，必有聖人改世，統理者始此。十周名曰大綱，則三基會聚，乃生神明，乃聖人改世歟？」人道順應天道，在不斷地循環，到一定節數，就會有聖人出現，於是改世，所謂革政、革運、革命者，即此。這條注還舉出具體的例證：「周文王戊午年，決虞芮訟。辛酉年，青龍銜圖出河。甲子年，赤雀銜丹書，而聖武伐紂。」認定戊午年、辛酉年、甲子年是應符命的際會。「戊午日，軍渡孟津。辛酉日，作《泰誓》。甲子日，入商郊」。戊午日、辛酉日、甲子日，也是際會，在這些年、月、日、時，可能發生變革。變革成功，告於神明，這就是「頌」。孟康說：「陰陽終始，際會之際，於此則有變改之政。」即本於此。

因此，《毛詩序》的「四始」屬於讖緯符命之類，是漢代古文經學、今文經學與讖緯之學相互融合的明證。

2 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《重修緯書集成》，卷三，東京：明德出版社，昭和46年（1971）3月。